



SHU SHANG DE XIAO NIAO
叶君健 著

树上的小鸟

SHU SHANG DE XIAO NIAO

SHU SHANG DE XIAO NIAO • SHU SHANG DE XIAO NIAO

SHU SHANG DE XIAO NIAO • SHU SHANG DE XIAO NIAO



21 世纪出版社

目 录

树上的小鸟.....	(1)
默默的对话.....	(4)
玫瑰花苗.....	(8)
旧友.....	(13)
一次意外的探视.....	(17)
家.....	(22)
生与死.....	(25)
害了一场大病.....	(31)
专家看病.....	(34)
申文江教授.....	(36)
老伴.....	(41)
又重新开始.....	(47)
重返书房.....	(52)
母亲.....	(56)
遗憾.....	(63)
两场梦.....	(69)
啊，人！.....	(73)
友爱.....	(77)

目 录

枣.....	(82)
一个中学生.....	(86)
回顾.....	(90)
明月夜.....	(95)
买书和读书.....	(101)
“蓝色的多瑙河”	(109)
怀古.....	(114)
春节.....	(118)
“七月流火”	(130)
佼志.....	(137)
“见缝插针”	(147)
由五百册想起的.....	(152)
长者阳翰笙.....	(156)
陈毅谈文学.....	(159)
——一段回忆	
激动.....	(163)
《周恩来与他的世纪》读后.....	(169)

目 录

一位美国女友.....	(173)
记者和作家.....	(180)
1993年9月24日.....	(184)
“精英”.....	(189)
时代风云.....	(196)
变.....	(204)
中山服.....	(208)
纹眉艺术家谈“美”.....	(213)
一个生意人的启发.....	(217)
读者来信.....	(222)
懦弱与堕落.....	(224)
——人性的全盘异化	
小红书.....	(228)
自己的一个房间.....	(231)
电脑“写作”.....	(234)
“爬格子”.....	(239)
现代化.....	(243)

目 录

盘书.....	(245)
关于女性的三个小中篇.....	(247)

翻译路上的足迹.....	(252)
重读安徒生童话.....	(264)
一束鲜花.....	(268)
寄海峡彼岸.....	(271)
一个单纯、干净的文学品种.....	(275)
翻译家的盆地.....	(278)

他“以天下为己任”	(282)
魏彩霞的独唱会.....	(297)
寿庆.....	(313)
李淇琛“下海”	(327)

· 附录

喜讯传来/ 臧克家.....	(342)
——贺叶君健老友康复出院	
以文代简寄马耳/ 端木蕻良.....	(345)

目 录

人有病，天知否？／叶稚珊…(347)

两个人的节日／叶稚珊……(350)

——小记病中叶君健和夫人苑茵

“粗人”与“绝症”／苑茵…(358)

人在旅途／谭仕龙 冀朝蓬…(361)

——访著名作家、翻译家叶君健

教我如何不感动／赵 忱……(364)

——听苑茵讲叶君健的故事

• 后记／叶君健……(367)

树上的小鸟

由于身上的疼痛在日益加剧，我就再也不能行动了，只好成天地躺在床上。我的睡床面对着窗子，窗子外面就是我家的那个小院。因为睡房本身很暗，为了忘掉痛楚，我就把视线注视着窗外的小院。院里有两棵大树，一棵是柿树，一棵是枣树。这两棵树是在我们搬进这个小院同时种下的，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了。两棵树长到屋顶之上，竞相吸收上空的太阳光。它们枝叶茂盛，本身就像两个小树林，树下有葡萄，有老伴开辟的一个小小的玫瑰花畦。每当初夏，院子里郁郁葱葱，像一个小森林。正因为如此，有许多小鸟就从邻近的北海公园飞来，在这两棵树的浓密的枝叶里歌唱和跳跃。我希望我的注意力被它们的活动吸引过去，而逐渐忘掉身上的痛楚。

事实上也是如此，看到鸟儿们在浓密的叶子和树枝间跳来跳去，愉快地嬉笑和歌唱，我确实在短暂时间里忘掉了身上的痛楚。这些小鸟有时向着我睡房的窗子歌唱，好像是在向我问候，也好像在呼唤我。特别是其中四只很小的鸟，比麻雀还要小，羽毛结实而带光泽，非常美丽。它们唱的歌声虽然很小——实际上我听不见，但是我似乎在想象中听见了。它们在向我讲话——当然我听不懂它们在讲些什么。事实上，我与它们已经有长时间的交情，因为每天早晨吃过早饭以后，我总要把桌上的那些面包屑或没吃完的面包揉碎，放在院子尽头的一个小

很高的小桌上，然后轻轻地走开，站在屋檐下望着这几只小鸟。它们看到我转身走了，就立刻从树上飞下来，落到那个高桌上，吃掉我撒在那上面的面包屑。

但现在，由于起不了床，一连有好几天我就没有、也不可能到院子里去向桌上撒些面包屑，供它们享用。我的这种活动老伴平时没有注意到，因此对于这几只小鸟也没有特别的交情。她非常忙，一清早在儿子和媳妇上班、孙子上学后要收拾家务。在我病倒期间，由于我的病情在一天天地加重，她已经焦头烂额，什么也想不到了，更不知道树上的那几只小鸟儿在呼唤我：院子尽头的那个桌面上已经一连几天空无一物了。望着它们一无所得地呆呆在枝头上望着空空的桌子，发出啾啾的声音，我心里非常难过。因为我不好意思招呼老伴为这些小鸟撒些食物到桌面上去——这会加重她的辛劳，我也只好爱莫能助，非常惋惜。这几只小鸟儿在树上失望地站了一会儿以后，看到太阳已慢慢升到中天，只好沮丧地飞走了。我感到一阵失落。这时一阵痛楚向全身袭来，我也就只好闭起眼昏昏沉沉地在痛苦中尽一切力量忘掉周围的一切，忘掉院子里树上的小鸟。

小鸟们已经飞走了，失望地飞走了。当时我在周身痛苦中所感到的悲怆，真是无法形容。世界上美好的事情确实太多，我同那几只小鸟所建立起来的感情，也是世界美好事情中的一个插曲。但是看来，我们美好的交往要分手了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幻想，如果我再坚持两个月，也许像我早年在那变乱的年月与病魔搏斗一样，最后把它拖垮。那时我将每天仍在早饭后为树上的那几位小朋友们提供一点粮食。

这是一个人在绝望之时心里所能产生的唯一幻想，但这个幻想也是美丽的。不幸的是，一阵剧痛的痉挛使我全身抽动，

使这个美好的幻想飞入了九霄之外，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。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。阵痛一过，它又回到我脑海中来。它激励我活下去，挣扎地活下去。



默默的对话

在我还能够起床的时候，尽管全身的疼痛没有消失——而且不时还有加剧的趋势，天一亮，我就爬下床来，扶着床沿和墙壁，到院子里去靠着葡萄架站一会儿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。这主要的还是根据我在闹病时的老经验和习惯，希望这样轻微地活动一下，可以增强体内的活力，看病魔能有多大的能耐，让我疼痛到什么时候！在过去，身上有什么障碍，如坐骨疼、腰肌劳损等等，我总是拖下去，最后克服了。拖的时间两个月、三个月不等。这种老经验现在仍然在我的思想中起着作用。我想，每天到院子来站一阵，再拖它两个月或者三个月，也许我又可以恢复正常了。但是当我一颠一拐地来到院子时，我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我只好扶着葡萄架中间的横档作支持，无目的地望着周围的树和老伴种的玫瑰花。

在葡萄架横档的前面约一米半的地方，老伴曾用洋灰修了一个两米来长、一米多宽的小池子，原来的想法是养几条金鱼观赏，同时也衬托葡萄架碧绿的叶子，使它们的倒影浮映在水上更加美丽。

几年前，老伴在香山植物园无意中遇见了那里的一位党委书记。她和他闲谈时就想起了她在植物园里所看到的水池里的睡莲。那时睡莲开得正旺。她无意中说，我家院里有个小池子，原是作养几条金鱼用的，同时也倒映旁边葡萄的绿叶

和葡萄串，使它们相得益彰。但是，她说，如果池子再栽几棵睡莲，让那几条金鱼在睡莲中游来游去，那岂不是更美——尽管这会打破葡萄绿叶的倒影。不料她在无意中发出的这点感想，竟被那位书记在脑海中记录了下来。到了晚秋，当荷花和睡莲凋零了以后，池子也干涸了，这位书记忽然来到我家，带来一个小塑料袋。打开一看，袋里装了好几棵睡莲的根子。书记的这种友情，这种对老伴的心爱植物感情的理解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。他走以后，老伴就把这几棵睡莲栽进了这个小池子里去。但是我们还不奢奢望，它们能否在我们的那个水池里落户。

到了第二年春天，使我们惊喜不已，睡莲果然发了芽，而且长出了叶子。叶子一天一天地变得茂密，浮在水面上，煞是好看。叶子中间三三两两地立着好几朵睡莲花。花儿是洁白的，使人看上去有一种安静、和平之感。现在我每天早上和下午日落的时候——因为这时气温比较凉爽，扶着葡萄架的横档立一会儿的时候，视线就很自然地落到了那个小池子，落到了池子里的睡莲上。平时我只是看到花开得很好，但是从来没想到这些花儿有神经，有感觉，甚至还有感情。它们总是对我微笑。

一天在黄昏的时候，当我扶着葡萄架中间的横档望着那些睡莲时，我突然发现那些洁白的花儿收敛起它们对我的微笑了。它们逐渐地把花瓣收拢到一起——当然收得很慢，好像一个美人睡觉时闭起眼睛的神态一样。看来它们吸收了一天的阳光，在阳光中展示了它们的美，它们纵情张开的花瓣已经感到累了，它们要休息了，所以它们才慢慢地把散开的花瓣收拢起来。对我说来，这真是一个惊奇的发现。因为我对于植物、对于花只是欣赏，而没有研究，不像我的老伴那样懂得她所培养和栽植

的个性和性格。

这一发现在我心灵上带来惊奇，这一惊奇就使我暂时忘掉了我身上的疼痛。于是我便拿出最大的毅力，顶住身上阵阵的疼痛，一直凝视着睡莲，我要看看它们阖起眼睛的过程和姿态。我看了好一会儿。它们在不知不觉间合拢了花瓣，最后紧紧地抱到一起，形成一个花苞。它们入睡了。花苞默默无言地对着我，似乎是在说：“你也应该休息了，明天再来吧！”

它们睡觉，正如它们开放一样，是个神秘的过程，我始终没有能看清楚。这种神秘更增加了它们的美！

我的老伴正在厨房里忙。她忽然意识到我还站在葡萄架边，怕我支持不了，便赶快放下手里的活，跑过来扶我上床。我告诉她我刚才发现的秘密，她愁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说：“你能有这种心情，说明你的病有生机，有痊愈的希望。赶快去睡吧！”这是在她愁苦的日子里第一次所感到的安慰。当然这种安慰是睡莲所带来的。因此，她也就顺便谈起睡莲的特性。她告诉我，这种美丽聪明的花儿与一般的花儿不同，有灵性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它就张开了，太阳升得越高，它张得越大，尽量显示它的美，给观赏的人带来愉快和幸福。但既要张开，它就必然也要合拢，休息一夜，以便第二天它们又能精神饱满地展示它们的美丽。好在夜里人们也需要休息，在夜色中也欣赏不了它们。它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来恢复它的元气，以便第二天又开始展示它们的美。老伴还补充说：“你也要从中吸取教训，上床去吧，好好地休息，希望第二天你的痛楚能够减轻，你也恢复了元气。”

这当然是美好的愿望。事实上，第二天我疼得更厉害，因为又拖延了一天，病情也就更加深了一层。

果然不错，自从那天以后，我就再也起不了床了，也就再

也无法到院子中扶着横档看睡莲花展示它们的美和它们的灵性了。但是它们的姿态和神秘的变化却一直刻在我的心中——即使我在阵痛中它们也不时在我的想象中露面。它们似乎在向我微笑，向我招手，似乎在向我说：“你看生活是多美！要活下去，要坚强地活下去。我还要见到你！”

是的，我还要见到它们，我得活下去！



玫瑰花苗

去年（1992年）年初，我觉得身体不太舒服，特别是右边坐骨有一小块地方很不灵活。我想我该去作一次体检了，是不是身上某个机构出了毛病？的确，我已经多年没有检查身体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。于是我到我的合同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，包括“B超”，结果是身体各个部位情况良好，只是前列腺肥大了一点。但是医生告诉我，像我这样年过古稀的人前列腺有些肥大也是正常的。我听了非常高兴，觉得我还可以好好地工作几年。可是不久，也就是在二月末三月初，就在我感到不舒服的那个部位开始疼痛起来，而且疼痛在日益加剧。

过去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身上有点不舒服，有点疼痛，我总是拖，因为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经济力量去医院检查或治疗。即使在解放以后，国家安定了，生活条件也有些改善了，在我感到不舒服时，即便比较严重，如坐骨疼得起坐都困难，我也总是拖，一般是拖上两个来月，痛苦也就自动地消失了。我想，这一次全身没有什么机构性疾病，忍耐下去，拖一阵子，大概也就过去了。我又想，不舒服的那个部位，如果我每天运动一下，特别着重那个部位，大概用不了多久也就会恢复正常了。但这次却是打破了常规。到了三月初，右边坐骨部位的疼痛逐步扩散到下边的膝盖，疼痛也不是一阵一阵地持

来，而是持续地加重。所谓持续，也就是二十四小时疼痛，夜里疼痛得我的腿发抖。但是我还是凭年轻时的那股顽劲——继续拖。每天天刚亮我就起来，蹒跚地走到院子里，进行腰部的活动，希望以此逐步地消除那个部位的疼痛。但事与愿违，我活动几下子以后疼痛就更为加剧，我只好停下来。

院子里有个葡萄架，搭得很结实。架子中间有个横档，我疼痛加剧的时候，站不住，就双手扶住横档，静静地休息。葡萄架的中间有一块一米见方的育苗空地。这里所说的苗就是玫瑰，各种各样的玫瑰，一共有将近七、八十棵。这些苗实际上是秋天老伴在院里的玫瑰树上剪下来的较壮实的枝子。她每年将这些枝子插到这块空地上，再在上面覆盖两层塑料薄膜，保持育苗地的温度和湿度。第二年三、四月间天气转暖以后，薄膜揭开，这些插在地上的枝子已经发了芽，生了根。它们接受春天的阳光，因为这块地方正是朝阳，欣欣向荣地生长着。待它们嫩绿的叶子转青后，我们就将它们移出来，分别挪进花畦或盆里，以便送朋友，送爱花的、特别是爱玫瑰花的朋友。

我扶着这个葡萄架的横档的时候，为了分散疼痛的感觉，就看着这些出世不久的玫瑰苗，它们确实可爱。我幻想，实际上也不是幻想，到了夏天或秋天它们就会开出更美的花朵——年年如此。院子里的那块种玫瑰花的地是我的老伴亲自开辟的，种了三十来株玫瑰。它们来自各方，代表不同的、稀有的或新发展出来的品种。有的已经十多岁了，长得非常粗壮；有的已经老了，花开得不怎么太盛，我的老伴就把它拔掉，留下空地，补上这些新玫瑰苗。所以我们院里的玫瑰花也是一代接一代，呈现出一种喜人的景象。

我看看葡萄架下的这些玫瑰苗，一一地观察，仔细地研究，我发现有一棵长得相当茁壮，可以移植了。按我过去的习

惯，每当发现这样的一棵苗，我就亲自把它小心翼翼地从小土里挖出来，然后移植到玫瑰花畦里去填补空缺。已经有好几个早晨，我注意到了这一棵长得相当茁壮的幼苗。我非常珍爱它，我观察了好几天，一天一个样儿，叶子从嫩绿变成碧绿，从二片变成四、五片，非常可爱。我觉得现在可以把它移植到玫瑰花畦里去了。

但是移植这棵可爱的花苗，我得钻进葡萄架里去。换句话说，我得弯下腰从我扶的横档下钻进去，然后蹲在那块小花圃旁边，用刀子轻轻地把这棵美丽的玫瑰花苗旁边的土挖开，不伤它的根，把它小心翼翼地取出来，再又弯下腰钻出那个横档，走到玫瑰花畦里，把它栽到花丛中的空隙里。我这样想，就按照惯例这样做了。但是，当我要低下头、弯下腰、穿过横档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腰僵硬了，略微一动就剧痛难忍。我感到非常地难过。于是我扶住那个横档，又把那棵美丽的幼苗凝视了一阵，我脑子里起了很多的想象。我想这棵幼苗是我发现的，而且是最欣赏的，它在许多的幼苗中间不一定会被人注意。家里的人，或是外面来的孩子一不小心扔上石子或者干脆溜进去，顽皮地踩上一脚，那么这棵美丽的幼苗就被毁灭了。我越想越觉得非把它立刻移植到那个花畦里去不可。于是我想再做一次尝试，从横档下钻过去。但我立即又感到一阵剧痛，腰实在弯不下去了，这真是出乎意料！我真的不能动了吗？我不服这种阻碍，又试过几次，每次都失败了。最后我只感到非常沮丧，我意识到现在有些事我已经做不到了。是衰老了，还是因为身体真的有病？也许两者都有。这也就说明我的活动能力不仅在衰退，而且要中止了。生命是在走向尽头：这是我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。望着那棵幼苗，我只好兴叹，非常惋惜。

但是惋惜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我才真切地感觉到，这是大

自然的规律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。不管你有多大的雄心壮志，不管你有的决心，也不管你有多么美好的想象，你都无法抗拒自然加到自己身上的限制。我扶着葡萄架中间的那个横档，望着这棵美丽的幼苗，一筹莫展。走开吧，把它忘掉吧，又做不到，因为我的头脑还很清楚，我对它的喜爱仍然很浓烈，想移植它，给它更好的条件，让它更美丽地成长，但是我却做不到了。由此我联想到我前不久还计划要做的事情，如写小说、散文……，看来这些现在我也同样做不到了。连弯腰都困难，还能坐下来写什么东西？实际上，从那时开始，我的每天绝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，每次起来都是一场艰巨的斗争。

那棵美丽的幼苗确实吸引人，我想，如果它在我的玫瑰花畦的空地上成长起来，到夏天或秋天开出的花朵也一定是辉煌、美丽的。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由此我又联想到许多仁人志士想改造这个世界，想把人类的生活推进到一个更美的层次。于是我又联想到历史上许多功业赫赫的“伟人”，如秦始皇，在他垂暮之年，他大概还有不少“雄心壮志”——如想活一“万岁”，长生不老，但在自然规律的面前，他也无法实现，最后也只好放弃。这时他的心里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境？是遗憾还是痛苦？

我这个微小的人也同样觉得要做的事情还很多，而且也正准备去做，如移植这棵玫瑰花苗，但现在面临着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局面，我也只有一筹莫展。这种苦恼、这种失望的心情暂时使我把身上的疼痛也忘掉了。在这个暂时的忘却之中，我只好蹒跚地离开那个葡萄架，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屋里。我躺在床上，一阵疼痛突然又猛烈地袭击过来，我全身感到一阵痉挛，好像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尽管这棵美丽的幼苗似乎